

Hideyoshi

草根崛起，阳略阴谋，天时地利，终成帝业，
被喻为“日本的朱元璋”

与德川家康亦敌亦友、运数轮转，
用生命上演了一场东洋的“瑜亮之叹”



丰臣秀吉

为现代日本奠定政治基础的人

【美】玛丽·伊丽莎白·贝里 著
赵坚 张珠江 译 刘东 主编

日本古史上没有贵族血统的王者，
“神一样的存在”，
至今为管理层与普通民众津津乐道

丰臣秀吉

为现代日本奠定政治基础的人

【美】玛丽·伊丽莎白·贝里 著

赵坚 张珠江 译 刘东 主编

Hideyoshi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丰臣秀吉：为现代日本奠定政治基础的人 / (美) 玛丽·伊丽莎白·贝里著；赵坚, 张珠江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214-19662-0

I. ①丰… II. ①玛… ②赵… ③张… III. ①丰臣秀吉 (Toyotomi Hideyoshi 1536-1598) — 传记 IV. ①K833.1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912号

Hideyoshi by Mary Elizabeth Berry,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82. Copyright © 1982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0-371

书 名 丰臣秀吉：为现代日本奠定政治基础的人

著 者 [美] 玛丽·伊丽莎白·贝里

译 者 赵 坚 张珠江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版式设计 书情文化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2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9662-0

目 录

第一章	秀吉：一个传奇的创造者	1
第二章	秀吉出生前后的日本概况：一个缺乏中心的世界	12
	“战国”的意义	14
	1467年之前的政治秩序	15
	战争及其消息	24
	朝廷	25
	幕府	27
	村落	32
	大名及其领国	37
	织田信长	48
	京师	54

丰臣秀吉：为现代日本奠定政治基础的人

第三章 从织田信长到“禿鼠”秀吉 57

幕府的崩溃 60

织田家臣团 72

统治的权利 82

共同的阵线 88

第四章 平定日本：征服与安抚 94

早期措施：山崎、清州和京都 101

织田阵营内的战争 108

土地和领主 115

超越织田疆域：四国、越中和纪伊 119

九州征伐 125

关东和东部地区 134

结论 140

第五章 丰臣政策：塑造新秩序 143

清缴刀械 148

冻结社会秩序 153

土地勘查 161

人口普查和等级法 172

地籍簿和大名 176

剥夺、调任和丰臣田产 182

	中央和地方势力范围	189
	执法者	197
	抵押人质和誓约	204
	结论	208
第六章	秀吉与大名：联盟及其动机	214
	大名和秀吉	219
	秀吉和大名	232
	结论	238
第七章	秀吉政治思维的核心：追求正统	243
	1467年以前的朝廷和幕府	247
	秀吉和朝廷	255
	秀吉之升迁	256
	秀吉效命皇室	261
	显贵的盛典	265
	丰裕大臣的动机	270
	公众夸示与权威营造	273
	权力的丰碑：秀吉重建京师	279
	结论	293
第八章	垂暮岁月：野心、疯狂与礼仪	296
	入侵朝鲜	298

继承权 311

利休事件和基督徒受难 321

疯狂问题 325

伏见城 328

临 终 336

尾声：余韵袅袅 340

◎ 第一章 秀吉： 一个传奇的创造者

在京都国家博物馆北边一座布满松荫的恬静小丘上，矗立着一座供奉丰臣秀吉的神社。秀吉在1589年死后不久，正是在此地，后阳成天皇把他封为一等尊神，谥号“丰国大明神”，即丰穰国家最明朗的神祇。来自各阶层的人们聚集丰国庙，以热闹的庆典纪念秀吉早年的封神周年。贵族、僧侣和骑马的武士举行纪念仪典，穿着盛装的京城町民，欢舞连日。在金碧辉煌、刻饰华丽的大堂阴影里，举行着飨宴和音乐吟诵会。

秀吉的继任者德川家康在1615年关闭了神社，以阻止对他所替代人物的不合时宜的忠诚显示。然而秀吉在此前很久就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说书人无休无止地叙述着一个较任何前人更为深刻改变其国家的领袖的故事。作为一名将领，他在一个世纪的内

战之后统一日本，作为一名执政者，他为此后差不多三百年和平统治垒下基础，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表演家，他把新的辉煌带入权力，秀吉是前近代日本历史上最为出色的人物。



图1 秀吉陵墓：屏风绘“东山名胜图”局部（京都吉松鹤喜藏品）

秀吉出生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预示其命运。他出生于1536年，七年后成为孤儿，其父为农民和兼职士兵，住在离京都有一天路程的尾张国的小村庄里。尽管其家族可能拥有几亩土地，但是既不富裕，也缺乏足够获得姓氏的影响力——那是16世纪早期农耕社会上流阶层普遍的荣耀。秀吉的主要遗产是其父从军的榜样。

在一个从1467年以来被战争分裂的国家，隶属于几十名相互争雄的地方豪强中的一名，会带来晋升的机会。秀吉于是在15岁时离开家乡，开始在骏河、远江地方大名今川义元的军队里当一名随从。数年之后，他效忠于另一位大名织田信长，这是一个精明的选择。在其约35岁时，秀吉在织田的军队里崛起，成为一名织田主要的副官。他和其他将官一起，在1582年织田遇刺前，将织田的霸权伸展到三分之一的国土。织田死后几天之内，秀吉为其主公复仇，将刺客的首级献于织田的灵柩之前，并开始接管织田联盟。

其后十五年间，秀吉为一个并不比生活本身夸张多少的传奇故事垒下基础。他那些受欢迎的传记作家，制作了无数个本于《太阁记》（或译《摄政王编年史》）的变体故事，集中于其辉煌的军事业绩。秀吉在全国发动征伐，将远超百名以上的大名一一征服，其中不乏来自名门阀阅者。那些征伐动员了25万兵士之多，包括配备火枪的步兵，席卷三大主岛。征服的速度之快比

配其范围之广，秀吉在1590年成为全日本的霸主。为了使得如此庞大的故事易于想象，秀吉传记的作者们在生动的、有时并不可靠的遭遇战细节上大做文章。他们告诉我们秀吉是一位战术天才，他发动闪电战，让敌人措手不及；他使河流改道，让被包围的敌手无水可饮；他甚至一夜之间竖起假城堡，让敌人震慑于他的战场声势。

因为在一统之前国家所遭受的长久而深重的灾难，秀吉的武功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一百二十年来，军阀们撕裂国家，蔑视传统权威，把国家文化遗址变作战场。天皇和前军事领袖的首都京都自身，成为遭难的象征。“长年花都，今成狐狼伏土。甚至连东寺和北野天满宫，亦已成为灰烬……应仁一变，佛法王法，悉遭破灭……凝视夕阳下的田间云雀，难堪热泪满襟。”15世纪之前，日本从未遭受过历时长久的战争和合法政体的全面崩溃。

秀吉的成功由于其厄运而更显得惊人。他在织田阵营中缺乏门阀和资历，并非织田的明显接班人。即便掌控了织田联盟，他也并非处于继续征伐的优势地位。他的对手野心勃勃，抵抗织田有年，维持并扩大其在本地的影响，其中一些还控制着日本六十六省份中六个省份，更有甚者可以带领上万兵士参战，而且所有人可以联合起来摧毁丰臣的势力。然而很多军阀加入秀吉的联盟，其余的被日益壮大的联合军队所征服。联盟以及使得结盟成为可能的条件和共同目标的故事，是秀吉业绩的中心部分。

军事统一让秀吉传奇的传播者兴奋无比，其实只是他多面经历的一个开端。对其同时代人来说，秀吉复兴标志其伟大。他恢复了皇室的尊严，重建了首都以及其他都市，修复了被战火毁坏的寺院和神社。他深知民众需要把陌生的和平转为现实的心理，以恢弘的方式运用权力象征，显示拨乱反正。茶宴款待上千民众，戏剧演出，赏花远足，喜庆游行，豪华宴饮，在在显示和谐统治。秀吉进而树立大佛雕像，并让自己置身于物质繁华：三所优雅的城堡，黄金装饰的茶楼，由著名艺术家手绘的雕船花轿，还有充满艳花奇石的庭院。

秀吉为来临的时代定下基调和步伐，这个时代被称作“桃山”，是他著名的最后一座城堡的名称。妇女把发式装扮成男儿剪，她们穿戴有着奔放图案和休闲皱褶的裙袍。雅俗文化合二而一，武士惠顾茶商，能剧戏台成为城居消遣。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张，琉球三弦琴使日本音乐充满活力。朝鲜瓷器厚重和感性的触感，让人改变原先对中国精致瓷器的爱好。欧洲人带来的男式马裤、高顶礼帽、挂表和异国宠物成为时尚，甚至吃肉也一度流行。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若昂·罗德里格斯热情洋溢地描述秀吉的时代为：“法律、行政、风俗、文化、贸易、财富和豪奢，在整个王国得到恢复。作为贸易与和平的结果，人口稠密的都市和其他建筑随处可见……王国上下，货币充足，新矿开采，举国供应充沛，一应俱全。”作为革新的设计师和魅力时代的领袖，秀

吉擅用夸饰作为他治国的手段。

虽然有时候华丽本身成为目的，但其初衷却是为了博取对政治安定的信心，这是秀吉给其后继者的最为持久的遗泽。他所创建的政府属于联盟性质，为日本史上首创，是对织田信长所建立的行政模式的惊人告别。

织田信长是位稳健派。随着其征服的进行，他以自己牢牢掌控的一小批亲信替换被征服者。他把一度独立的寺院、城镇和矿藏资源笼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还和传统权威保持距离，唯恐和旧秩序的幸存者结盟会折损自己的抱负。信长的执政引人注意是因为他所控制的土地的数目，这和战时统治若合符契。其他地方领主试图完全控制他们所拥有的疆域。一应证据表明，当军事统一终于来临时，独裁也接踵而至。在强敌环伺之下，胜利者能向竞争者授予什么权力呢？这些强敌们为了扩展霸权业已经营了数十年。和平是用来消除尚未臣服和敢于违抗的领主的。

然而秀吉所取得的和平正是建筑在这些尚未臣服的领主之上的。他把全国土地在两百位大名（大领主）之间分封，授予他们大小不等的疆域。这些大名的一部分是征战于秀吉麾下的信长旧部；另一部分是在信长死后自愿和秀吉并肩作战的织田同盟的同袍；还有一部分是在胁迫之下和秀吉结盟的大名，他们来自织田势力范围内外。最后一部分的联盟成员为被击败的敌手，他们被允许保留土地和身份。

给局外人配置土地本身属于惊人之举，更意想不到的的是他们所得到的让步。秀吉忽视壮大自己以及属下的机会。他不但确保盟友以及大多数所征服的对手的财产，还使其扩充。由征服攫取的或通过惩戒剥夺的土地，常常重新配置给过去的竞争对手。秀吉个人的产业并非国中之最，他的长年部属也不曾攫取宿敌的财富。两个被秀吉军队彻底击败的大名家族，依然排名国中最有权势的家族之列。

秀吉对土地支配的参与始终有限，除了少数例外，大名们自身制定地方政策。他们不向秀吉系统性纳税。而且最离奇的是他们保持对自己军队的控制。他们的兵士从未遭到遣散，或者置于秀吉直接指挥之下。管理地方武装是大名的权限。尽管或者因为这些让步，地方领主效忠于秀吉，为其打仗。

而且秀吉还依靠大名，不管是外来者或者长期追随者，去实施行政措施。他未曾建立中央官僚体系，也不置常设职业官吏监督国内事务。土地注册以及相关项目，皆授权于大名的代理人。甚至秀吉一生最为敏感的作业，对其幼子后继人的监护，他也授权五位昔日的对手来执行。

秀吉不曾使用织田信长及其对手久熟的掌控权术：大规模剥夺或者转让臣属的采邑、对臣下行为的繁文缛节，或者晋升干吏以督察执务。作为一名彻底的和一贯的联盟主义者，他将地方尊为实施乡土行政本质性的并且大体自主的单位。秀吉的大名

们，既豁免于土地遭受任意没收，又不受中央官吏对土地管理反复无常的干涉。

如此的克制，并非出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攫权征伐的胆怯或者误解。作为一名在战争中度过其大部分岁月、谙熟权威来自领主和其追随者之间的承诺、由农民变身而来的兵士，秀吉知道如何成为一名普世的统治者。在规避权力专制方面，秀吉不似信长，他对如何使用集权，有着比其前任更为宽阔的体认。他追随信长，承担对公众利益的管辖：如对主要都市、宗教的建置和矿藏管理。他保持对国家事务的最后司法权威以及对外交事务的全权掌控。他还更为宽泛地并且具有创建性地活用自己的权位，藉以削除他视为导致其时代乱象的根本缘由。在实施过程中，他肇始了一场社会革命。

通过其在抱负和效果方面差不多没有先例的法令，秀吉命令村民和镇民解除武装、兵士从村落移防其大名的城堡所在、停止一应在身份和住居方面的变化。这些法令旨在平定乡村和安定联盟，为地方行政制定了框架。其所具备的保守意图，与大名的利益相一致，而且不会继之以进一步改变地方行政的尝试。但是这些律令也反映出一个领袖在社会组织方面，拥有制定其原则的权力。

这种超越统治者和大名之上的国家角色意识，使得秀吉寻求对其统治的最大支持。为了赋予其权力以道德份量，他寻求

皇权这一日本传统法理渊源的支持。在取得天皇朝廷的最高官位摄政关白和太政大臣之后，秀吉也安排晋升其盟友充任要职。他将其联盟置于皇家和惯例法系统之下，以求安定，并把战时的盟友关系，转化成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天皇本人给秀吉赐名“丰臣”，即丰裕之臣。^①

秀吉和皇权的关系，在几个方面不同寻常。首先，他返回旧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出人意外。不单皇权成为纯粹的象征，而且信长及其伙伴，和一个差不多被目为过时权力模式的朝廷，保持距离。他们是新来者、新的决策者，从事于个人之间的承诺，作为合法权力的基础。而且前此时代的军事领袖是幕府将军，而不是摄政者或者太政大臣。由天皇授权，将军是一种军事委任，表明对国家的实际统治职权。如果他有意索求朝廷任命的话，将军的封号对秀吉来说是名至实归，但是他却予以规避。

秀吉作为律令制定者的想像力，以及他获取正统性的途径，并非他把握自己权位的全部征象。要在日本历史上找到一位更具自我意识、自我推广的统治者是很困难的，也不可能找到一

^① 尽管本书中笔者将称呼主人公为丰臣秀吉，他却从1586年开始才使用“丰臣”之名，当时的天皇朝廷赐以其名。他在早年的兵士生涯中喜欢“木下”之姓，后来在1573年左右采用“羽柴”之姓。孩提年代他可能使用过“日吉丸”之名。他年轻时使用过“藤吉郎”一名，而在织田信长麾下时转用“秀吉”之名。他在现存最早的一封书简里（1571年三月）签署“木下藤吉郎”；而在1573年10月时，他签署“羽柴筑前之神秀吉”。“筑前之神”是一个朝廷荣誉称号。其书简见日下宽所编《丰公遗文》（东京：博文馆，1914），第1—3页。又见桑田忠亲《丰臣秀吉研究》（东京：角川书店，1975），第121—127页。

位更具抱负的了。秀吉对大名的节制并不出于对大权的谦卑或者厌恶。他形容自己为命运之子，其德行将“光照四海”，因而不遗余力地把其致家庭成员或者外国领袖的书简，转变成个人的颂赞。他在一封书简里声称自己的政府将“超越赖朝以来的一切”，赖朝为12世纪日本第一位军事行政（即幕府——译注）的创立者。他向琉球国王宣布说：“甚而至于千里外之邦，”他也会“深结亲睦，在远邦呈显四海一家之意”。在组织编纂御用传记《天正记》后，秀吉继续派员编撰能剧，歌颂自己的业绩，他甚至在款待部属的剧目中饰演主角。

不加收敛的自信给秀吉带来惊人的成功，也引导他走向虚荣心毕露的朝鲜战争。在日本第一次海外冒险中，秀吉投入15万军队以控制半岛。他坚信“甚至中国也会落入我的掌中”。他计划让天皇入主北京，然后以中国的疆土分封他的大名。这一冒险在秀吉死前不久以败退告终。他的一位早期的传记作者对此加以生动的评论说：“他以无法无天的傲慢将暴力传播过海，他褻渎了自身的要职，因而深遭天罚。”

如果真是天罚的话，这导致了丰臣家族的崩溃。秀吉尸骨未寒，其幼子被德川家康制服。德川家族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68年，而秀吉的失败却在于他毫无远见的继承安排。虽然未能把权力传给一位有能的成年子嗣，秀吉却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一一种沿用至于近代的政府形式。当他的传奇制造者在保存他的军事征服和